

维 荣 的 妻 子

当代日本小说集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5 插页 3 字数 395,000

1986 年 2 月第 1 版 198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1,500 册

书号：10188·636 定价：2.90 元

# 白痴

坂口安吾

瞿麦柯森耀译



日本小说家坂口安吾 (Sakaguchi Ango), 1906 年生于日本新潟县一个豪门家族, 父亲曾任众议院议员。1922 年坂口安吾在中学时, 因耽于文艺而在考试时交白卷被开除, 离校时在课桌板上刻了如下字句: “余将成为伟大的落伍者, 有朝一日重现于历史上。” 他后来上东京读中学, 毕业后担任过小学代课教员, 1926 年入东洋大学印度哲学系研究佛教, 为求得悟道, 过一天只睡四小时的生活, 患了神经衰

弱症, 后来通过拼命学习梵语、拉丁语等语言加以克服。大学毕业后, 他于 1931 年发表小说《风博士》和《黑谷村》, 受到知名作家岛崎藤村等赏识, 从此得到日本文坛的承认。

坂口安吾的文学活动, 最重要的时期是在战后。1946 年发表了文艺评论《堕落论》, 指出: “为了活下去, 必须堕落。” 坂口安吾所谓的“堕落”, 指的是人要恢复本来面目。日本战败后, 压抑和统制着日本的一切虚伪东西崩溃了, 坂口安吾认为这对于人类、对于文化都是有益的。同年 6 月, 他发表了代表作《白痴》。日本评论界认为这篇小说是他的“文艺评论《堕落论》的小说化”, 成为“日本战后文学的样板”。由于发表《白痴》, 坂口安吾一跃成为日本战后文学中

“无赖派”的旗手，与太宰治、石川淳等齐名。“无赖派”认为人的美和真实由于沾染了俗世灰尘而深深地被埋藏着，必须拯救。他们在作品中不正面写时代，而只进行讽刺，挖苦，抨击，同江戸时代的戏作家有共同之处，因此亦被称为“新戏作派”。

此外，坂口安吾还写推理小说，认为推理小说是“高级娱乐的一种”，是“解谜的游戏”、“作者和读者的智力比赛”。长篇推理小说《不连续杀人事件》(1948)获得了第二届侦探作家俱乐部奖。

1955年坂口安吾因患脑溢血逝世，终年49岁。

## 瞿 麦

这座房子里住着人、猪、狗、鸡和鸭，各自的住地和食物几乎都没有什么两样。象仓库似的歪斜房屋里，楼下住着房东夫妇，住在阁楼的房客是母女俩，而这女儿正怀着不明父亲的小生命。

伊泽租借的是和主房分开的小屋子。听说，以前这是生肺病的房东儿子居住过的，但这小屋子给患肺病的猪猡住也不算太奢侈。尽管如此，壁橱、厕所和橱柜还是有的。

房东夫妇是裁缝，兼任町<sup>①</sup>内的裁缝老师(所以让患肺病的儿子住小屋子)，还担任町会委员。房客的那位女儿原来是町会的办事员，住在町会办事处，跟町会长和裁缝以外的其他委员(十几个人)均等地发生了关系，结果也不知道是跟哪一个怀了孕。于是町会委员们共同出钱，让她在这阁楼生下孩子。但是，世上总有人不放过一切机会，委员中有一个开豆腐店的，当房客女儿怀孕躲到阁楼后，还常来找她，结果她就变成这个人的小老婆。其他委员知道后，也就不肯出钱了，他们主张她正式当小老婆以前一个月

---

① 町：都、道、府、县是日本的一级行政机构，下设市、町、村。町是介于市与村之间的自治团体。



的生活费也应由豆腐店老板负担，不肯付钱的有蔬菜店、钟表店老板和地主以及某店老板等七八个人（每人应付五元），房客女儿至今还顿足捶胸，懊丧不已。

这姑娘生就一张大嘴巴、一双大眼睛，骨瘦如柴。她不喜欢鸭子，只想给鸡吃残羹剩饭，但总是给鸭子抢去，所以她每天都气冲冲地在追赶鸭子。她挺着大肚子，翘着屁股，直着身子奔跑的样子却活象鸭子。

小巷口有家香烟店，店主是五十五岁还涂脂抹粉的老婆子，听说她已经赶走了第七个或第八个情夫，正在为换个中年和尚好呢，还是换上某店老板好而烦恼。听说年轻的男人从后门去买香烟，她就卖给他们几包（但是按黑市价格），所以裁缝对伊泽说：“先生（指伊泽），你也从后门去试试看吧。”然而，伊泽在他工作的地方可以享受特别配给，所以没有去找老婆子帮忙过。

香烟店对面的粮食配给所后门住着一个寡妇，她积攒了一笔小款。她有两个孩子。当工人的儿子和自己的亲妹妹结成了夫妻。寡妇认为这样省钱，便加以默认了。但不久，哥哥另外找到女人，这么一来，妹妹的事就需要妥善处理。于是决定把她嫁给亲戚——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不料妹妹吃了“杀鼠剂”，吃了以后再到裁缝店（伊泽借宿的地方）来学手艺，在那里药性发作，她终于死了。当时町内的医生开了心肌梗塞的诊断书，把这件事隐瞒下来。“啊？哪位医生肯开这样的诊断书帮忙呢？”伊泽吃惊地问道。裁缝却惊奇地反问：“怎么，别处还不是一样吗？”

这一带林立着廉价的公寓。这些公寓的一部分房间住着人家的小老婆和娼妓。这些女人没有孩子，都把她们的房间装饰得漂漂亮亮，因此受到管理人的欢迎，对她们私生活的乱七八糟和不道德等，一次也没有过问。这些公寓的半数以上变成军需工厂的

宿舍，女子挺身队<sup>①</sup>集体住在那里。这个地方还住着某处长的姘妇啦，某处长的“战时夫人”（正式夫人疏散到乡间）啦，某董事长的小老婆啦，还有不上班拿工资的怀孕挺身队员啦等等。其中有个什么人的小老婆，每月可拿五百元，独立门户，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在以杀人为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老板的门生）隔壁，住着推拿医生，再隔壁是继承著名裁缝店银次流派的高明裁缝师傅，他家后面住着海军少尉。此人每天吃鱼，喝咖啡，开罐头，喝酒。尽管这一带地挖一尺就会冒水，无法修防空洞，唯有这位少尉用水泥修了比自己住宅还要漂亮的防空洞。另外，伊泽上班时必经之路有家两层楼的木结构百货商店，由于战争缺乏商品而停了业，二楼连日开赌。那些地头蛇霸占着几家“国民酒店”<sup>②</sup>，瞪着排队买酒的人，整天喝得酩酊大醉。

伊泽从大学毕业后当过新闻记者，接着当科教片的导演（只是见习，还没有单独导演过）。他虽然二十七岁了，对人生的阴暗面以及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消息略有所知，却想不到近郊这种被小厂和公寓所包围的商店街的状态竟是如此。他问裁缝这是不是因为战争，人心惶惶的缘故，裁缝却装着一副哲学家的面孔，安详地答道：“不，哪儿的话，这一带历来就是如此的。”

然而最大的人物是伊泽的邻居。

他这个邻居是个疯子。他有相当多的财产，特地选择小巷的尽头盖房子是出于疯子的戒备心理，看来他极端地嫌恶小偷或闲人闯进去。因为你到了小巷的尽头，走进这一家的大门，你望来望去也看不到正门，而只看到格子窗，原来这一家的正门在正对着大门的后面，也就是说，不绕着这房子转一圈就找不到正门。这样，

---

① 女子挺身队：根据1944年8月23日公布的“女子挺身队劳动令”，被政府征用在工厂劳动的女学生。

② 国民酒店：太平洋战争末期零售日本清酒和啤酒的酒店。



闯进来的闲人就会知难而退；或者当他为了寻找正门而徘徊时，主人已经发觉有人闯进大门而警戒起来。看来，这位邻居是不喜欢尘世俗人的。这房子是两层楼房，房间数目相当多。但内部构造，连博闻多识的裁缝也不得而知。

疯子大约三十岁左右，有母亲和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据说只有母亲属于正常人一类，但她患有严重的歇斯底里症，是本町内独一无二的“巾帼英雄”，对配给稍有不满就敢于赤着脚跑到町会去。而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有一年，这疯子发了好佛之心，穿上一身白衣服，离家到四国地方朝山拜佛。不知在四国什么地方和这个白痴女子意气相投，便把她象朝山拜佛的纪念品那样带回来当老婆。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他的白痴老婆也很有风度，象个有身份人家的小姐，一张瓜子脸，一双细细的眼睛，容貌就象古老的木偶或能乐的面具那样美丽。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只能被看成一对才子佳人，而且是有相当教养的好夫妻。疯子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脸上老是一副忧愁的神情，好象涉猎万卷书颇感疲劳似的。

有一天在这个小巷进行防空演习，主妇们正在忙碌的时候，这个疯子却穿着便装在旁嘻嘻哈哈笑着看热闹。过了一会，他突然换上防空服装，把旁人的铅桶夺了过来，嘴里喊着“嗨！”“嘿！”“嗨！嗨！”等怪声，打水，泼水，顺着扶梯爬上围墙，从屋顶上发号施令，然后开始发表演说（训话）。伊泽这才知道他是个疯子。这个邻居经常爬篱笆进来，把裁缝家猪圈放剩饭残羹的铅桶翻倒，向鸭子丢石子，或若无其事地给鸡喂饲料，又突然踢它们一脚。伊泽本来还以为他是个相当体面的人物，所以遇见时总是默默地点头致意的。

然而疯子和正常人总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疯子从本质上说比正常人更为小心谨慎，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

想演说就演说，或者向鸭子丢石子，或者戳戳猪头、猪屁股，玩上两小时。但是，他们本质上是极其害怕别人的，对个人生活的主要方面特别小心，为了把自己和别人隔绝开来而煞费苦心。进了大门要绕一圈才能找到正门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们的个人生活一般说来声音少，对他人不发无用的议论，而总是在苦苦思索。小巷的另一侧是公寓，好象要压倒伊泽居住的小房子似的，一年到头不时地传出流水的声音和主妇们讲下流话的声音。那里住着一对娼妓姐妹，姐姐接客时，妹妹在走廊不停地走着；妹妹接客时，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走动。疯子只会嘻嘻哈哈地傻笑，所以人们把他当做别的人种。

白痴太太特别安静温顺。她战战兢兢地不知嘴里说些什么，声音听也听不清，即使听出来，也闹不清她讲的是什么意思。她不会做菜也不会烧饭。让她做也许能做，但做错了一挨申斥，她就不知如何是好，只会错上加错。叫她去领取配给的东西，她自己什么也不会做，只是站着，一切都得靠邻居们替她做。人们都说：“疯子的老婆嘛，当然白痴就够了，不要要求太高啊。”但疯子的母亲就是不服气，气愤地说：“怎么，一个女人连饭也不会烧？”平时她是很有涵养的老太太，但因为患有严重的歇斯底里症，一发作起来比疯子还厉害。在三个人当中，老太婆的叫喊声特别刺耳。白痴女人平时没事也已经战战兢兢，听到脚步声也会心惊肉跳，这一来更是害怕极了。伊泽跟她打招呼，她却呆若木鸡地站立着不应声。

白痴女人也时常到猪圈来。疯子到猪圈就象到自己家一样，大摇大摆地闯进来，向鸭子丢石头，戳猪脸；但白痴女人却不声不响，象个影子似地逃到猪圈，屏息躲在角落里。可以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时候，总会响起老太婆叫“小夜、小夜”的鸟叫般的声音。每听到这声音，立即引起白痴的反应，吓得或者缩成一团，或者摇晃着身体，在不得不移动的时候，就象虫子蠕动似地慢慢移



动。

当新闻记者或记录片导演是下流行业中的下流行业。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时代的流行东西，他们只是为赶上时间而生活着，至于追求自我、发挥个性或搞什么独创，在他们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在他们的日常会话中，比起公司职员、官吏或学校教师来，象自我、人、个性、独创等等词汇是够泛滥的了。但这些只是作为词汇而存在，他们认为这是愚蠢的，犹如花光手头所有的钱去玩女人，把宿醉的痛苦当作人间的苦恼那样。他们尽是写一些什么：“啊，令人感动的太阳旗”，“感谢阿兵哥”，“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轰隆隆是轰炸的声音”，“拼命地趴在地上”，“哒哒哒是机枪的声音”……这些都是没有高尚情操也没有真情实感的空洞文章，或拍电影，以为对战争的描写就该如此。有人尽管说因为有军部的“检查”而无法写，但他对真正的文章一无所知，文章本身的真情实感，本来和“检查”是毫不相干的。总而言之，在任何时代，这些家伙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只有空虚的自我。他们根据流行的情况，忽左忽右，把通俗小说的描绘当作样板，以为这就是对时代的描写。而事实上，时代也只不过是如此浅薄、愚蠢、恶劣，推翻日本二千年历史的这次战争和战败，对人的真实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一国的命运只是受薄弱的意志和群氓的妄动支配。如果在部长或社长面前说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把脸掉过去，言外之意就是把你当做蠢货。他们会说：“‘感谢阿兵哥’，‘啊，令人感动的太阳旗’，‘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OK，新闻记者懂得这些就行，时代就是这些。”

如果你问道：“有必要把师长阁下长达三分的训词都写下来吗？有必要把职工们每天早晨诵读的祈祷文似的怪里怪气的歌从头到尾都写下来吗？”部长就会把脸掉过去，咋一下舌头，突然又把脸转过来，瞪着眼睛，把贵重的香烟掐在烟灰缸上，叫嚷道：“喂，在这怒涛滚滚的时代，美算得了什么？艺术是软弱无力的！只有新



闻才是真实！”导演就和导演，搞计划安排的就和搞计划安排的，各自成群结党，组成象德川时代的侠客那样的情谊世界，用人情来处理才能，建立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轮班制度，以此来掩盖各自的庸碌。根据艺术上的个性和天才进行竞争，他们就把这视为罪恶，认为违反结合的精神；他们根据互助精神使救济缺乏才干的人的组织完善起来。对内，它是救济缺乏才干的人的组织，对外，它是获得酒精的组织，这帮结党的人占领“国民酒店”，喝上三、四瓶啤酒，醉了就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头发、领带和上衣是艺术家的派头，但他们的灵魂、精神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因为相信艺术的独创性，不肯否定个性的独立性，因此不仅无法安于重视情面的制度，而且非憎恨他们那些庸碌和卑劣的灵魂不可。他受那帮结党的人排挤，打招呼也无人理睬，甚至有的人还向他瞪眼睛。有时他毅然决然跑进社长室质问道：“战争和艺术的贫困在理论上必然性吗？或者这是军部的意图吧？只要拍摄现实情况，那么有照相机和两三只手指就足够了。决定从什么角度剪裁，如何进行艺术加工，正是为了完成这个特殊使命才需要我们这些艺术家的……”还没有等他讲完，社长就把脸掉过去，板起面孔抽烟，开始苦笑着，好象在说：“你为什么不辞职呢？是怕被征去吧？”接着他又脸色一变，好象在说：“你按照公司的计划做做工作就可以领到工资了，何必考虑这些呢？你别太狂妄啦。”然而，社长一句话也不回答，只是示意叫他回去。

这不是下流行业中最下流的行业又是什么？有时候他想：倒不如一狠心被拉去当兵，要是能从思考问题的苦恼中解脱出来，宁可吃子弹，忍饥挨饿还好受些。

伊泽的公司订出拍摄《莫叫拉包尔陷落！》、《把飞机运往拉包尔！》的打算，然而还在考虑拍摄内容的时候，美军已经经过拉包尔，在塞班岛登陆了。《塞班决战！》的规划会议还没有结束，守卫

塞班岛的士兵已全都阵亡，从塞班岛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飞到头上来了。然而，伊泽他们却用不可思议的热情一个接着一个地拍摄《烧夷弹扑灭法》、《空中冲撞》、《土豆栽培法》、《莫让敌机回去》、《节省用电和飞机》等非常无聊的奇怪电影。胶卷越来越缺乏，能用的摄影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却狂躁到了白热化程度，象着了迷似地诗情大发，拍摄《神风特攻队》、《本土决战》、《啊，樱花雕谢！》等影片。就这样，象苍白的纸头那样的、极端无聊的影片被拍摄出来，明天的东京将变成废墟。

伊泽的热情已经泯灭。早上醒过来，一想到要去上班，就不想起床，不觉又昏昏入睡，可是突然又响起警戒警报，于是一骨碌爬起来打绑腿，然后抽出一支烟，点上火，不由得想到：啊，如果不去上班，这香烟也领不到了。

有一天晚上，伊泽好容易搭上末班电车，但因为私营铁路没有班车了，摸黑走了一大段路才回到自己家里。点灯一看，奇怪，他那一直不叠的被褥不见了。他不在时，从来没有人来打扫过，也从来没有人进来过，因此他诧异地打开壁橱，只见白痴女人躲在一床床叠起来的铺盖旁边。她用不安的眼睛窥视伊泽的神色，把脸埋在被子当中。但她看出伊泽没有生气就放心了，似乎充满亲近感，态度沉着得有点令人惊讶。她只是在嘴里嘟哝着，而这个嘟哝跟伊泽的问话毫不相干，只是东拉西扯，把她自己想不通的问题极其模糊地概括起来，断断续续地讲着。伊泽不问也已经猜到，她大概挨了骂，想不通才跑到这里来的。考虑到尽量不要给她增加无谓的恐惧，就不多问，只问她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进来的。那女人把叫人不得要领的话嘟哝一番后，撩起袖子，抚摩着胳膊上一个地方（那儿有擦伤）说：“我，痛呢！”“现在还痛呀！”“刚才也痛呢！”把时间区分得很细，好不容易才了解到她是晚上从窗口进来的。她还讲到“赤着脚在外面走了很多地方才进来的，所以把房间弄脏



了,对不起”之类的话。但这些话是从她那犹如在无数小巷里徘徊似的嘟哝中综合起来加以判断的,所以“对不起”这句话联系到哪一条思路上,却很难作出决定性的判断。

深夜把邻居叫醒,将胆怯的女人送回去,这是很难做到的。不过等到天亮以后才把这女人送回去,让她留宿一个晚上将会引起什么样的误会呢?因为对方是疯子,真是难以想象。管它什么,在伊泽的心中涌出一股奇怪的勇气。其实质是生活上丧失感情,只不过是好奇心 and 刺激所驱使。他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自己生活中需要把这个现实看作一种考验。他说服自己:除了眼前保护白痴女人一夜这个义务以外,不必想什么,也不必怕什么。他自己告诉自已说:为这件突如其来而激动,用不着羞耻。

他铺了两个睡铺,让女人睡下,熄了灯约莫过了一两分钟,那女人突然爬起来,离开睡铺,好象蹲到房间的什么角落里去了。如果不是严冬,伊泽倒也不去管她,径自睡觉了。但这是特别寒冷的深夜,把一个人的睡铺分成两个,因此寒气刺骨,冻得浑身直打颤。他爬起来点灯一看,那女人把衣服的领子合紧,蹲在门口,她的表情就象被追赶得无法逃脱似的。伊泽对她说:“怎么啦,睡觉吧。”她马上很快地点了点头,又钻进被窝里,但熄了灯过一两分钟,她又照旧爬起来。他又把她带回睡铺,对她说:“不用担心,我不会碰你的。”那女人却以胆怯的眼神,象辩解似地在嘴里叽哩咕噜嘟哝着什么。就这样,第三次熄灯,这次女人马上爬起来,打开壁橱的门,走进去,从里面把门关上了。

对这种执拗的作为,伊泽生气了。他粗暴地拉开壁橱门,说道:“你别弄错了。我对你讲了那么多,你还钻进壁橱,连门都关上,这简直欺人太甚了!既然这样信不过,你为什么要逃到这里来呢?!你这种做法既愚弄别人,又侮辱我的人格,还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似的,滑稽戏也该收场了!”然而,当他想到这个女人连他这

些话的意思也没有能力理解时，感到没有比这更令人泄气、更愚蠢的事了，倒不如打她一个巴掌，趁早去睡觉来得痛快些。而那女人却带着莫名其妙的神情，嘴里唠叨着什么。好象在说：“我要回去，我不来就好啦。”她又说什么：“不过我已经无家可归了。”听到这句话，伊泽不由得心酸，说：“所以叫你放心在这里过一夜嘛。我对你不抱什么恶意，可是你的所作所为却把自己当做受害者，这才惹我生气的。别躲在壁橱里，在被窝里睡吧。”于是这女人凝视着伊泽，快嘴快舌地嘟哝着什么。“啊，什么？”伊泽一听，吓了一跳。因为，他从这女人的嘟哝声中清楚地听到“你讨厌我”这句话。“啊，什么？”伊泽不由得睁大眼睛反问道。“我不来就好啦，我叫人讨厌，我没有想到……”女人悄悄地嘟哝着类似的话，然后，她的眼睛只盯着一个地方发呆。

伊泽这才恍然大悟。

这女人并不是怕他。恰恰相反。这女人不仅仅是因为挨了骂，无处逃，才到这里来的，她是想到了伊泽的爱情。但是，能够使这女人相信伊泽对她怀有爱情的事，究竟发生过吗？他只不过在猪圈附近或小巷、路上说声“你好”，跟她打过四、五次招呼而已，想想真是荒唐而滑稽，现在却强制伊泽接受白痴的意志和感受等非正常人的东西。熄灯后过了一两分钟，因为男的手没有碰到女的，她就感到受人讨厌，害羞地溜出了被窝。对白痴来说，这是真正觉得悲痛的事吗，伊泽是否应相信呢，这也搞不清楚。她终于钻进壁橱，这能不能解释为白痴感到耻辱和自卑呢？因为连对此作出判断的话也没有，除非他把自己变成白痴就别无他法。然而多余的正常人判断力又有什么必要呢？他自己也有白痴那样纯朴的心，是人的耻辱吗？对我自己来说，象这种白痴的心，幼稚而纯朴的心，比什么都需要。我却不知把它遗忘在什么地方，我的心灵在烦恼的普通人思考中变得肮脏；因追究虚妄的影子而弄得疲劳不堪。



他让女人躺在睡铺上，坐在她的枕头边，象哄自己三、四岁的小女儿似地抚摩着她那前额的头发，她呆呆地睁着眼睛，那模样就和幼小而天真的小孩没有什么两样。伊泽开始还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什么：“我并不是讨厌你，人的爱情不仅仅表现在肉体关系上；人的最后的住处是老家，而你是经常居住在老家的……”但是对她，这些当然是讲不通的。语言究竟是什么，它究竟有什么价值，连人的爱情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它的真实性，足以寄托生的热情的真实的东西究竟在哪里——总之，全不过是虚妄的影子。他抚摩着女人的头发，一阵悲伤涌上心头，他仿佛感到这无影无踪的、不可捉摸的小小的爱情是自己一生的归宿，一心一意抚摩着那宿命的头发，内心感到很苦闷。

这场战争到底将怎么结束呢？也许日本将战败，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日本人的大半将死掉。那只不过是超自然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天命。然而他为微小的问题而苦恼，那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可是经常出现在眼前，赶也赶不掉。他从公司领取的二百日元左右的工资能领到什么时候，是不是明天就被革职而流浪街头呢，这些问题使他感到不安。当他领工资时，经常担心是否会同时被宣布革职，拿到工资袋就因能够多做一个月而感到莫名其妙的幸福，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低贱，简直想哭。他憧憬艺术。然而，在艺术面前只不过是一粒灰尘似的这二百日元工资，为什么老是缠住他，成为摇撼他生存根底的巨大的苦闷呢？不仅是他的生活，连他的精神、灵魂也都受这二百日元限制。凝视着自己的低贱而能泰然自若，使他越发感到自己的可怜。“在这怒涛滚滚的时代，美算得了什么？艺术是软弱无力的！”部长那非常愚蠢的大声叫嚷，以异常的真实性，尖锐而有力地钻进伊泽的心。啊，日本将要战败。同胞们将象泥偶那样一个个地倒下去，跟水泥砖瓦的碎片一块，无数的腿呀，头呀，手臂呀被刮到空中，变成没有树木也没有建筑物的

平坦墓地。逃到哪里，被赶进什么洞，在什么地方和洞一起被炸掉，简直象个梦。但如果能够幸存下来，对于这新的再生，对于在无法预测的新世界和尽是碎石的荒野上的生活，伊泽反而产生了好奇心。那是半年或者一年以后必然要到来的命运。但尽管它必然要到来，他只能意识到那是象梦幻中的世界似的遥远东西。堵塞眼前所有的东西，把活下去的希望连根夺去，区区二百日元竟有如此决定性的力量。他在梦中也被它捏着脖子，被可怕的梦魇住，他那只有二十七岁的青春的所有热情都被漂白了，实际上他只不过在黑暗的旷野上茫茫地行走。

伊泽需要女人。需要女人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伊泽最大的希望。但是跟这女人的生活被二百日元限制住，锅、盆、酱、米都被二百日元的咒文所镇住，生下被二百日元咒文所镇住的孩子，那女人被变成咒文所镇住的鬼，天天嘴里念念有词。心中的明灯罗，艺术罗，希望之光罗，统统消失，生活本身象路边的马粪般地被踩得一塌糊涂，太阳一晒干，风一刮就吹得无影无踪了。连一点痕迹也不留下。女人被这样的咒文镇住了。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卑劣、渺小的生活。而他自己连批判这种卑劣、渺小的现实生活的力量也没有。啊，战争，人们受到这伟大的破坏、奇异古怪的公平所审判，于是日本要变成到处都是碎石的荒野，泥偶一个个地倒下去，这是多么虚无的、多么可怜的巨大爱情啊！他只想在破坏之神的胳膊中睡觉，但一旦听到警报拉响，他反而精神振作地打起绑腿。和生命的不安作游戏，这就是他每天生活的意义。警报一解除，他却感到失望，令人绝望的感情丧失又开始了。

这白痴女人不会烧饭，也不会烧酱汤。勉强能排队领配给的东西，连讲话也不方便。她犹如一块最薄的玻璃，对喜怒哀乐的微风也有所反映，只是在茫然若失和胆战心惊的缝隙之中接受别人的意志并使之通过而已。在她的灵魂里，连二百日元这一恶灵也



无法寄存。这女人不就是为我而做的悲哀的偶人吗？伊泽在脑子里描绘出和这个女人拥抱着，在黑暗的旷野上随风飘荡地行走的无限旅程。

然而，这种想法使人感到有点离奇或者是毫无道理的愚蠢，那也是因为极其卑鄙渺小的外壳在腐蚀着心灵的缘故吧？明知这样，对涌现出来的这种想法和纯朴的爱情，为什么只感到它是完全虚妄的呢？难道，那公寓里的娼妓或者什么地方的贵妇人就比白痴女人更象样些，有这类本质上的规定吗？然而，令人可笑的现状是，好象这种规定俨然存在。

我在怕什么呢？好象那二百日元的恶灵——我正想通过这个女人跟这恶灵绝缘，却反而仍然被这恶灵的咒文镇住了。怕的只是世人表面的虚荣。所谓世人，只不过是公寓里的娼妓罗，小老婆罗，怀孕的挺身队员罗，还有排队领配给品时用鸭子叫似的鼻音叽叽喳喳叫喊的家庭主妇。其他没有什么人了，明知道是这样，可我却完全不相信这明摆着的事实。我对那种奇怪的规定感到胆怯。

那是惊人之短(同时又是无限地长)的一夜。他原以为这是长夜的无限的继续，但不知不觉之间东方发白了，黎明的寒气使他的全身冻得象没有感觉的石头那样。他坐在女人枕头边，不断地抚摩着她的头发。

从这一天起，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这另一种生活只不过是在家里增加了一个女人的肉体，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有难以令人相信的、空虚的感觉袭上心头，在他身边、在他心灵都看不出任何新生的萌芽。对这件事的异乎寻常，只是在理性上有所领会，但是生活本身发生的变化，还没有换了一张桌子的位置那么大。他每天早晨照样上班，白痴一个

人留在家，躲在壁橱里，等着他回来。他走出家门一步，就把白痴女人忘得干干净净，好象这件事发生在十年、二十年前遥远的岁月里，记忆已经模糊了。

奇怪得很，战争本身也患有十足的健忘症。的确，战争具有惊人的破坏力和改变环境的力量，它在一天之内可以引起等于几百年的变化。一个星期以前才发生的事，却使人感到好象是几年前发生的，至于一年以前的事，早已被压在记忆的最底层了。为了疏散大闹一番，伊泽住处附近的道路被破坏，工厂周围的房屋被拆掉，满街尘土飞扬——这是最近的事，至今还没有收拾整顿，然而好象发生在一年以前似的，那些情景在脑海里已经模糊了。街道的面貌完全改变，可是再次看到却不再感到惊奇，好象它原来就是这么一种样子。在这种正常的健忘症留下的许多杂乱记忆中，有那个白痴女人模糊的影子。车站前有过一家小酒店，直到昨天还经常有酒客排成长长的队伍在等候。小酒店已经疏散到乡下去，房子已经拆掉，如今在废墟上只有几块木片。高楼大厦被炸弹炸毁了，街道被烧毁了。在伊泽的脑海里，白痴的面孔只是夹在这些杂乱的颓垣断壁当中。

然而天天响起警戒警报。有时还传来空袭警报。他顿时就觉得非常不愉快。他担心他不在家的时候，他家附近会不会受轰炸，发生什么意外的变化。他所以担心，就怕那个白痴女人一时慌乱，跑出家里，给邻居发觉。因为担心发生意外的变化，天没黑他就不敢回家。他由于克服不了这种鄙俗的不安，觉得很惨，屡次想克服，但没成功。他想干脆把一切都告诉裁缝师傅，可是又觉得自己的行为太卑鄙，情不自禁地感到悲观失望。他认为虽然坦白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可能最小，但这不过是掩盖心中不安的一种可怜的手段。他觉得自己本质上和鄙俗的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不由得咒骂自己。



白痴的两副面孔时常浮现在他眼前。在街道拐弯、在公司里上楼梯、在电车上从人群中挤出来等等时候，这两副面孔到处都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眼前，刹那间，一切思想活动停止了，一股血直往上冲，一切思想活动绝望地停止了。

一副面孔是他第一次接触白痴的肉体时的她的面孔。这件事本身，第二天就退到一年前遥远的回忆中去了。可是，只有面孔分出来，经常浮现在他脑海里。

从这一天起，白痴只不过是等候着的肉体而已，她再也没有其他的生活、念头。她就一直等待着。只要伊泽一伸手碰到她身体的一部分，这个女人的全部意识就集中在肉体行为，她的身体、面孔都是等待着的表情。令人惊讶的是，深夜里伊泽一伸手碰到她，睡熟的肉体就会发生这种反应。人睡着了，只有肉体不睡，时时刻刻等待着！至于这个女人醒过来以后想些什么，她脑子里只是一片空虚，灵魂处于沉睡状态，她不过是一个活着的肉体吧？即使睡醒了，灵魂还在沉睡，而酣睡的时候，肉体却醒着，她只有不自觉的肉欲。这个肉体随时都醒着，象虫那样无时不作出反应，蠢蠢蠕动。

另一副面孔是这样的。有一次正逢伊泽休息在家，离伊泽家不远的地区大白天受到长达两小时的轰炸。伊泽家没有防空洞，伊泽和女人只好躲在壁橱里，头上蒙上棉被。炸弹集中落在离伊泽家大约四、五百米的地方。大地和房子一起摇晃，轰隆一声爆炸，呼吸和思想活动都停止了。虽然炸弹和烧夷弹同样从天上掉下来，但是炸弹厉害得多，两者好比黄颌蛇之不同于蝮蛇。尽管烧夷弹上有一种装置，在空中发出可怕的嘎啦嘎啦声，却没有在地面爆炸的声音，响声在头上倏地消失，真是虎头蛇尾。不，不是什么蛇尾，连尾巴都没有，所以它不会引起要命的恐怖感。然而炸弹这东西降落时声音倒不大，哗的一声，象是下雨似的单调声音，可是

最后它发出的声音震撼大地。因此，这个单调的声音隐藏着极端的恐怖。在地面轰隆隆爆炸的声音步步逼近的时候，人们恐慌绝望，魂飞魄散。而且美军飞机飞得很高，从头上飞过隐约传来悠扬的嗡嗡声，听着好象挨了旁观的怪物一闷棍似的。因为对方进攻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从遥远高空传来的飞机声使人更加惶恐不安，正在这时候，哗——下雨那种单调的声音从天空降落下来。等待它爆炸时的恐怖使你说不出话来，呼吸和思想活动都停止了。“这回没命了！”——绝望几乎要使你发疯。

幸亏伊泽家四周有公寓罗、疯子家罗、裁缝师傅的二层楼房罗等等围着，尽管邻近几家玻璃破了，屋顶坏了，伊泽家却连一块玻璃都没有碎裂。只是有一块沾满血迹的防空头巾掉落在猪棚前的田地里。在壁橱里，只有伊泽的眼睛在闪闪发亮。他回头看了看白痴的面孔——充满空虚，满脸绝望的苦闷。

唉，人是有理智的。不管什么时候，人总有一点控制和抵抗的能力。真没想到，一点理智以及控制和抵抗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一个人竟变成这么卑鄙！女人脸上、浑身上下泛起面临死亡的恐惧和苦闷。苦闷使她挣扎，使她掉下一滴眼泪。假如狗流眼泪，那不是和狗发笑一样丑陋透顶吗？连一丝理智都没有的眼泪原来也如此丑恶！说也奇怪，飞机轰炸的时候，四、五岁到六、七岁的小孩子是不哭的。他们只是心咚咚乱跳，两眼发直，没有言语。浑身上下只有眼睛还有生气，但看上去只是瞪大着。看不出有不安、恐惧等直接的戏剧性表现，他们反而显得比平常还要理智，似乎悄悄地控制着情感。在这一瞬间，大人们也顶多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也许还做不到，因为大人会露骨地流露出心里的不安和害怕死亡的苦闷。所以，孩子们看上去好象比大人更理智些。

白痴的苦闷和孩子们瞪大眼睛迥然不同。它只是本能地害怕死亡，为此而苦恼。这简直不是人，连小虫都不如，只是难看地动



着。要找一样什么东西相比的话，只能比作一条一寸半的青虫膨胀成五尺长而在蠕动。她只多了一样：眼里含着一滴眼泪。

她没有话语，没有叫喊，没有呻吟，也没有表情。连伊泽的存在都没有意识到。假如是人就不会这么孤独。只有两个男女在一个壁橱里，偏偏把另外一方的存在都忘记了一一正常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谓绝对的孤独，只有意识到其他存在才会有。哪里有这样盲目的、无自觉的、绝对的孤独呢？这是青虫的孤独，这种绝对的孤独呈现出一副可怜相。连一丝心灵的影子都没有的苦闷样子，丑恶得令人不敢正视。

轰炸结束了。伊泽把女人抱起来。平常只要伊泽的一只手指碰到她的胸部，她就会立即作出反应，可是今天她完全失去了肉欲。伊泽觉得似乎抱着一具尸体，掉进无比阴暗的无底洞去，一直落下去。

这一天轰炸一结束，伊泽就出去散步，在倒塌的房子里看见被炸掉的女人的脚、肠子都出来的女人的肚子、被拧断似的女人的头。

三月十日大轰炸后，被烧毁的废墟上还浓烟滚滚，伊泽却信步在街上走着。到处都躺着烤焦的人。一堆一堆躺着，简直和烧鸡一样。既不叫人害怕，也不使人感到肮脏。有的死尸和狗并排躺着，这样死实在太不值得，也不引起人们悲痛的心情。不是人象狗那样死去，不过象狗和其他类似的东西，象一盘烧鸡似地盛在一个盘子里，既不象狗，也不象人。

假如白痴女人被烧毁呢？那不过是泥偶回到泥里而已。假如有一天晚上向这一条街倾注烧夷弹呢？……想到这里，伊泽情不自禁地意识到从容不迫地沉思着的自己的姿态、自己的面孔，以及自己的眼睛。“我是从容不迫的。而且我等待着空袭。好吧？”他冷笑了。“我只是讨厌那个丑陋的东西。本来就没有灵魂的肉体烧死

了——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我不会把她杀死。我是卑鄙、庸俗的人。我没有这个胆量。可是战争大概会杀害她吧？只要抓住时机，就能够让战争向女人的头上伸出冷酷的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可能在某一瞬间，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吧？”伊泽就这样冷静地等待着空袭。

事情发生在四月十五日。

在这两天之前，即十三日，东京遭到第二次夜间大空袭。池袋、巢鸭等山手一带受害较深。伊泽领到灾民证，于是到埼玉县去买东西。买到一点米，装在背囊里带回来。他刚到家，警戒警报就响了。

下一次空袭的目标是东京这一带残存的地区吧？这是大家早就料到的。早一点是明天，最迟不出一个月，这一条街的末日即将来临。早一点是明天，这是根据以往的空袭进展速度、准备夜间编队轰炸所需的时间等所作的估计。伊泽万万没想到当天就来，所以他才到外县去买东西。除了买东西以外，他还有一个目的。伊泽还在读书的时候就跟这个农家有来往，这一次他去的主要目的不如说是把两皮箱和一个背囊的东西寄放在那里。

伊泽疲惫不堪。他穿着一身防空服装，把背囊当做枕头，就这样躺在房间里。在这紧要关头，他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只听见各家的无线电收音机哇啦哇啦地直叫：一队美军飞机的先头部分已经逼近伊豆半岛南端……已经经过伊豆半岛南端了。与此同时响起了空袭警报。伊泽立即想到，这条街的末日来临了。他把白痴推进壁橱，然后拿起毛巾，嘴里衔着牙刷，要到井旁去。几天以前伊泽买到了狮子牌牙膏，一想起这种久已忘记的牙膏的爽快气味，不知为什么，他在感到决定命运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就想刷刷刷牙，洗洗脸。可是牙膏不在原来地方，动过了，尽管只是稍许动



了一下，他却找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觉得是很长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找不到肥皂（是以前买的香皂），虽然只是稍许动了一下，他却找了好半天。“唉，我慌了，要沉着，要沉着，”他心里这样暗想，可是他一会儿撞到橱柜上、一会儿绊在桌子上。于是他暂时停止了活动和思维，想定定神。可是，身体却本能地慌里慌张活动起来。好不容易找到香皂，到了井旁，只见裁缝师傅夫妻正在忙着把东西丢进田地旁边的防空洞里。象鸭子一般的那个住在阁楼里的姑娘手提行李，张皇失措。伊泽觉得一个劲地寻找牙膏和香皂还算好，可是今天夜里的命运到底又将如何呢。脸还没洗好，高射炮就响起来了。抬头一看，头上已经有十几条探照灯的光柱杂乱地交织在一起了。光柱中出现一架飞机，接着又出现一架飞机。低头一看，车站前面一带已经是一片火海了。

终于来了。情况一明了，伊泽反而沉着起来。他头戴防空头巾，披上棉被，站在屋檐下，一直数到二十四架。它们浮现在探照灯的光柱中，都从头上飞过去了。

只听见高射炮发疯似地鸣响，却一直没有听见轰炸的声音。数到第二十五架的时候，烧夷弹嘎啦嘎啦地开始落下，听着好象货车经过铁桥似的。可是烧夷弹飞过了伊泽的头上，可能是集中投在后面的工厂地区。从屋檐下看不清，伊泽走到猪棚前去，朝屋后一看，只见工厂地区一片火海。除了刚刚从头上飞过去的飞机之外，从相反的方向也陆陆续续地出现飞机，合起来轰炸屋后一带地区。不久，无线电不响了，天空被红红的一层厚烟幕遮掩住了，美军飞机和探照灯光全都不见了。除了北方的一角，四周是一片火海，而且火海渐渐逼近。

裁缝师傅夫妻一向小心谨慎，防空洞里留有放东西的余地，平常就准备着堵塞隙缝的泥土。一切按照预定的安排，把东西放进防空洞，把隙缝都堵好，再加上一层田地里弄来的泥土。“火势这么

猛，恐怕糟了，”裁缝师傅身穿老式的消防队衣服，抱着胳膊，望着火势说。“这么大的火，灭不了。我还是逃走吧。被烟呛死那还了得。”裁缝师傅又把一大堆东西装到拖车上面去，对伊泽说：“先生，一块儿跑吧。”这时，烦恼的、复杂的恐怖感袭上伊泽心头。他的身体已经和裁缝师傅一起走起来了，可是心中却产生了一种抵抗力，控制住身体的活动。同时又感到心灵深处发出悲痛的喊声——稍微迟疑一下，就会被烧死。恐惧几乎使他昏厥过去。身体自然而然地要向前挪动，他好不容易抑制住。

“我想再待一会儿。我还有工作呢。我呀，好歹是艺术家。我要趁在生死关头能凝视自己的机会，在生死关头作最后一次探讨。我也想跑，但是不能跑。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你们跑吧。快，快！瞬间的迟疑，就一切都来不及了。”

快，快！瞬间的迟疑，就一切都来不及了。所谓“一切”，指的是伊泽本人的生命。“快，快！”——这不是在催裁缝师傅而是在催自己快跑。他必须等到大家都离开了，才能逃离这块地方。否则，白痴会被人看到。

“那么，先生，多保重！”裁缝师傅把拖车拖出来时，已经惊恐万状。他急忙离去，拖车不时碰撞小巷的拐角处。这个街道的最后一批人就这样逃离了。不断地传来没有高低、单调而可怕的哗哗声，犹如怒涛不停地冲击着岩石，宛如高射炮无数的弹片不停地打在屋顶上。这是顺着公路逃跑的难民们的脚步声。高射炮等等的声音已经模糊了。川流不息的脚步声充满着奇妙的生命力。谁能辨认得出这个没有高低、接连不断的奇妙声音就是脚步声呢？天地之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声响。美军飞机飞过的声音、高射炮的炮声、炸弹落下和爆炸的声音、脚步声、弹片击打屋顶的声音……可就是在伊泽周围几十米的地方，夹在一片通红的天地之间，显得静悄悄，黑洞洞。伊泽的周围笼罩着奇妙的无比寂静和几乎



使人发疯的无比孤独感。再等三十秒钟，不，再等十秒钟吧。为什么？这是谁的命令吗？为什么要服从？伊泽几乎要发疯了。突然他拼命挣扎，哭叫，差一点没有盲目地逃跑。

这时，炸弹发出震耳的声音，朝他头上落下来。他连忙趴在地上。可是头上的响声突然消失了，周围重新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寂静。唉，真吓死人。伊泽慢腾腾地站起来，拍了拍胸口和膝盖上的泥土。他抬头一看，疯子的家着火了。“怎么，到底落下来了？”他倒不着慌了。定睛一看，左右两侧的房屋、眼前的公寓也在冒火。伊泽跑进家里，一脚踢开壁橱的门（门掉下来，被踢开得老远，吧哒一声倒下去了）。他抱起白痴女人，蒙上棉被，就跑出家。这以后一分钟的事情他完全胡里胡涂，都记不清了。走近弄堂口的时候，响声又朝他头上落下来。他立即趴在地上。过了一会儿，站起来一看，弄堂口的香烟店也着火了，对面一家人家的佛龕也在冒火。走出小巷，回头一看，裁缝师傅家也着火了，好象伊泽的小屋也燃烧起来了。

四周一片火海，公路上难民也不多，只见火星漫天飞舞，伊泽心想，这一下可完了。走到十字路口，那里乱成一团，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奔跑着。那个方向离火海最远。这里已经不是道路，而是人和行李的洪流，逃难的人哭天喊地，你推我，我推你，往前冲，越过别人，又被人们挤回来。一听到炸弹在头上掉落的声响，人流就蓦地伏在地上，屏息静气，只有几个男人踩在人们身上往前跑。大部分人带着行李、一家老少，彼此叫唤着，走走停停，又往回去找人，与人碰撞，被人撞到一旁去。火势已经逼近道路两旁。走到小十字路口了。在这里，人流也全朝着一个方向移动，因为那个地方离火海最远。可是，伊泽却知道，那个地方既没有空地，也没有田地。如果美军飞机再朝那里丢下烧夷弹，挡住去路，那么只有死路一条了。另一个方向的道路两旁，房屋正在熊熊燃烧。可是伊泽

知道，过了那个地方就有一条小溪，顺着小溪往上游走大约几百米就到一块麦田。然而不见一个人朝那个方向跑，伊泽不觉犹疑了一会儿。他忽然发现有一个男子汉，站在约莫一百五十米的前方，正在向大火浇水。虽说是向大火浇水，倒一点不显得勇敢，只是手提铅桶，一会儿浇浇水，一会儿呆立着，走动着，动作笨拙，无法理解这个男子汉的心理实在是愚蠢的。“人站在那里不会被烧死嘛……”伊泽心想，“我来碰碰运气吧。”碰运气，剩下的的确只有这条路，只能决心挑选这一条路了。十字路口上有一条水沟。伊泽把棉被浸在水沟里。

伊泽和女人肩并肩，蒙上棉被，离开了人流。朝着大火熊熊的道路走一步，女人就本能地站住，好象被牵回去似地蹒跚着又朝人流走回去。“混蛋！”伊泽使劲地拉住女人的手，抱住她的肩膀，不让她走回去。“到那一边去只有死路一条，”他把女人紧搂在自己的怀里，悄悄地说。“要死，咱们俩就这样一块儿死。别怕。不要离开我。火和炸弹都不要放在心上。喏，我们俩的人生道路就是这一条路。你直盯着这条路，搂住我的肩膀，跟着我来。明白了吗？”女人点了点头。

她点头的动作虽然有些幼稚笨拙，伊泽激动得几乎要发疯。啊，在漫长的、充满着恐怖的时间里，在昼夜不停的轰炸下，这个女人第一次表了态，这是她唯一的回答。女人可爱的姿态使伊泽惊喜若狂。现在搂在怀里的是人。他为搂在怀里的这个人感到无比骄傲。他们俩穿过熊熊烈火往前跑。穿过一团热气之后，只见道路两旁还是一片火海，可是屋脊已经烧毁掉落，火势减弱，热气也不大了。沟里有满满的水。伊泽把女人从肩膀到脚都浇了水，再一次把棉被泡在水里，然后又蒙在头上。路上散乱着烧毁的行李、棉被。还发现两具死尸，是一对男女，约莫四十岁光景。

他们俩又肩并肩穿过火海，不久便来到小溪旁。可是，小溪两



旁的工厂正在熊熊燃烧，进退两难，又无法停留。忽然看见小溪旁放着梯子，伊泽便把棉被盖在女人头上，让她先顺着梯子下去，自己却一口气跳下去。刚才分手的人们三三两两在涉水。女人常常自动把身体浸在水里。在这种情况下，连狗也不能不这样做，可是伊泽瞪大眼睛，觉得一个新的、可爱的女人诞生了，十分新鲜，凝神望着女人往身上泼水的姿态。涉水不多久，只见小溪开始离开火焰，流入阴暗的世界。因为满天通红，所以不可能完全漆黑，可是，总算能活着再次看见阴暗的地方了。伊泽顿时感到疲惫不堪，有一种无止境的虚无感，使他茫然若失。在虚无感的深处，隐藏着一点安定心情。他觉得这个安定心情气派不大，太愚蠢了。他感到所有的一切都太愚蠢了。从小溪上去有一块麦田。麦田三面被山丘围着，大约三百米见方。有一条公路穿过山丘。山丘上的住宅在燃烧，麦田旁的浴室、工厂、寺院等也都在燃烧，火焰的颜色各有不同，白的、红的、橘黄色的、蓝的，浓淡又不一样。突然起风，呜呜地嗥叫着，象雾一般的细小水滴从天上撒落下来。

人群川流不息，顺着公路在移动。在麦田上歇脚的有几百个人，远远比不上顺着公路移动的川流不息的庞大人群。和麦田毗连的山丘上，有杂木林。杂木林中几乎看不见人影。他们俩在树下铺了棉被就躺下来。山丘下田地旁的一家农家正在燃烧，有几个人正在浇水。屋后有一口井，只见一个男人用抽水机抽水喝。看见这个情形，立即有二十来个男女老幼跑上去。他们也喀嚓喀嚓用抽水机抽水，轮流喝。喝完了水就手搭凉棚，望着快要烧毁倒塌的房子。他们围在四周取暖。一团火掉下来，他们就倏地往后退。火冒烟，他们就掉过脸去，讲着话。但是没有一个人帮助农家灭火。

女人说：“我困得很。”又说：“我疲倦了。”“我脚疼。”“眼睛也疼。”她嘟囔着，三句话里总有一句“我困得很”。“你就睡吧，”伊泽说着，用棉被把女人包起来，然后取出一支烟点上火。抽了几根香

烟的工夫，从远方传来解除警报的声音，几个警察在麦田里走动，通知大家警报解除了。他们声音都嘶哑了，不象是人的声音。他们通知大家：蒲田警察署管辖下的居民集中到矢口国民学校去，因为那里没有被烧毁。人们从田垄上站起身来，走到公路上去。公路上又是人山人海。可是伊泽却坐在那里不动。一个警察走到他面前来，指着躺着的女人问道：

“怎么啦，这个人受伤了？”

“不，她疲倦了，睡着了。”

“你晓得矢口国民学校在哪里吗？”

“晓得，休息一会儿就来。”

“拿出勇气来，这么一点点小事……”

警察话音未落，人就离开了。杂木林里只剩下两个人。只剩下两个“人”吗？这个女人只是一块肉团，正沉沉入睡。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还冒着烟的废墟上走着。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家，都在走。他们连睡觉都不去想吧？现在睡得着的，只有死人和这个女人。死人是永远醒不过来的，这个女人却不多久就会醒过来，而且就是醒过来也不会增添什么东西。女人发出轻微的鼾声，这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这声音很象猪叫。伊泽想，这个女人本身就简直是一头猪。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的记忆的片断。孩子头命令十几个小孩追赶小猪。追到了，孩子头便取出大折刀，割下猪的屁股肉。猪并不觉得疼，也并不怎么叫。好象不知被割掉屁股的肉似的，只顾乱跑。伊泽在想象这样的情景：美军在日本登陆，重型炮弹四处飞落，混凝土大厦倒塌了，美军飞机俯冲，用机枪扫射，而自己和这个女人在尘土飞扬的倒塌的大厦和弹坑当中，跌跌撞撞地乱跑。在倒塌的大厦旁边，女人被一个男人抓住。男人把女人推倒，边沉湎于肉体行为，边剜女人屁股上的肉吃。女人屁股上的肉逐渐减少，可是她却一个劲地想着肉欲。



天快亮的时候冷起来了。伊泽穿着厚毛衣，披上冬大衣，可还是冷得难受。山丘下，麦田的周围仍旧燃烧着，一片火海。伊泽巴不得到那里去取暖，但又担心女人醒来，因此动弹不得。不知什么缘故，他总觉得女人醒过来会给自己带来痛苦。

他想趁女人熟睡的工夫，抛弃她，走开，可是又觉得这样做也很麻烦。人丢掉东西，比如说，丢掉废纸，是因为他爱干净吧？可是，这个女人还有什么丢头，对她还讲什么干净不干净。对她连一丝一毫的爱情也没有，一点留恋也没有，可是也一点丢头也没有。因为对生活、对明天都没有希望。就是抛弃这个女人，明天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什么希望？指望什么活下去？到哪里去找住房？有没有睡觉的窝？这些都不得而知。美军一登陆，天地之间的一切将破坏，战争破坏性的巨大爱情将会作出一切裁决吧？再也没有什么好想的了。

伊泽心想，等天亮以后，把女人叫醒，被烧毁的地方看也不再看，尽量到远一点的车站附近去，先找个栖身的地方。电车和火车会开吗？“当我偎倚着车站周围用枕木作成的围栏休息时，天会不会放晴，阳光会不会撒落在我和紧靠着我的猪的背上呢？”伊泽想。因为这个早晨太冷了。